

集部

文忠集卷八十八 省齋別稿八

宋 周必大 撰

啓五 並代作

賀左史黄舍人中啓 以下代監司 紹興三十年

親承扆獎入綴從班輟領袖於麟臺振羽儀於螭陛維時在列共慶得人恭惟某官莊重有常剛方不撓早以游夏淵源之學發為卿雲黼黻之文射策宸廷高出羣

公之右彯纓榮路久游三館之間旋從封爵之司峻陟師儒之長抗𦘦絶幕北隣之好益堅率屬登瀛東壁之星愈焕騫翔滋久名實具孚爰恭黄閣之班進珥赤墀之辟賢人之德賢人之業既詳試於朝端王言如絲王言如綸即孚陞於詞禁其外將使指遂望賔堦雖莫遂於趍風顧敢稽於賛喜其為欣懌難盡名言

賀任祕監古啓

敷錫恩綸寵褒賢德輟副端於柏寺躋少列於蓬山光

騰東壁之二星喜浹金閨之諸彥恭惟某官道原深造文體兼該挺渾金璞玉之姿負烈日嚴霜之操自遷鵷班之列即陪烏府之遊正色立朝俾小人之自遠忠言劘上非大體則不陳既久宣彈劾之勞宜改付清華之任果膺宸渥擢冠英躔命御史而掌蘭臺姑遵漢制以秘書而豫朝政即用唐規某底畏官箴阻陪賔謁竦聽選掄之重何勝欣悅之私

賀汪殿院（澈）啓

寵頒方賛擢列副端憲簡風生共仰正人之進朝紳草偃喜逢公道之開恭惟某官局度方嚴性資誠慤文掃百家之聱悅學窮六籍之源流操挺松筠歷三冬而不改質堅金石經百鍊而愈精平時靡急于人知比歲自膺於上眷校讎中秘方覩子駿之通經糾察南臺俄見馬周之悟主未温坐席薦被除書以劉明練達之才當彈劾糾繩之任上則維持於國是下将逖遠于官邪鼎鑄而魑魅莫逢人皆有賴霜嚴而鷹隼始擊今適其時

竚酬鯁亮之言越進弼諧之列其屬將使指阻慶賞增惟欣懌之在中匪叙陳之可既

同前以下代總領

誕頒鳳詔增峻豸冠殫勁節而事聖君茲惟時矣振直聲而肅朝列孰不仰之除目遠傳師言允穆恭惟某官以博古通今之學負絶羣邁往之才見善明而用心剛故議論不隨于流俗執德洪而信道篤故設施皆合於古人三年紬館閣之書一語契冕旒之意暫勤分察旋

陟副端風采所如何止能摇於山嶽威稜既著固將盡
屏于豺狼上以疇萬乘之選掄下以振一臺之綱紀益
隆異眷即踐中司某猥以駑才總兹軍賦違光塵而浸
久託庇蔭以居多鶥鶚之在秋天方覩凌厲燕雀之賀
大厦徒切欣愉

賀吏部葉侍郎啓

疏恩禁幄正位從班綜叙羣才方賴崔毛之德裁成大
典更資遷固之文簪囊得賢縉紳交慶恭惟某官德能

輔世道可覺民忠精早簡于聖神政術屢更於事任自登烏府頻發獸樽虎嘯谷而風生姦萌盡折玉在山而木潤善類咸依將均彈劾之勞越進論思之地典司銓部譔次信書少常伯之清塗既列六曹之長太史公之重任又為二府之儲其宿賴託休逖聞進擢屬揔和門之賦阻陪大廈之賓欣忭于中敷陳奚究

賀工部楊侍郎啓

寵膺宸命登貳冬官厭納論思既助倪寬之間作匠工

技巧又裨宣帝之中興除目播傳輿情悅懌恭惟其官
才華卓越器範粹清眷知獨異于在廷士論久期于持
槖省闈踐歷嘗炳煥於郎星宗寺委蛇久光華于卿月
眷言起部允謂名曹舜若予工命或先于三禮周為民
極職位列于六卿厥惟俊邁之資乃副選掄之意告猷
禁路足殫致主之謀扈駕甘泉更侈崇儒之効某違離
滋久瞻傒實深遡閶出綍之言阻綴登門之客其為忭
欣罔究敘陳

上沈丞相啓 沈方進易解代人

杜石王庭久仰棟隆之吉調師公餗方觀鼎實之亨欽惟兩儀交泰之時內盡四體觀頤之道體有自天之祐來臻視履之祥恭惟其官廣大以方輝光而實備賢人之德業懋君子之經綸黃裳之文足以操飾乎治世白賁之質足以砥礪乎貪夫早值離明屢膺渙渥作樂而薦上帝妙制作於春官施命以告四方罄論思於夜直接物謙謙而有吉事君蹇蹇以無尤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望寢隆於中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道每順于盈虛逮九重革故之秋乃羣小剝廬之日真才萃聚何止十朋之龜大號夬揚有蕃三接之馬車積中而任重川利涉以安行方且懲忿窒慾而堅二簋之誠思患豫防而盛西鄰之禴求王明以受其福除式跽以戒不虞萬國咸寧百官以治永裨天地之常久無復冰霜之始凝甚職典童蒙身居豐蔀念遭如之甚久每嗟君以自憐況衆賢皆願於詭隨豈小醜敢懷於盱豫待時而動妄思尺

蠖之伸覩國之光肯作羝羊之觸顧博屯膏之施仍寛資斧之誅如是則鶴鳴在隂庶假與靡之爵鴻漸於陸亦叅可用之儀進必有歸言不盡意

賀金陵韓帥啓以下代總領

内史敷綸价藩作牧資兼文武既坐鎮于兵民望重簪紳復與司于管籥恭惟某官踸凝簡重學造淵源以儒雅而預論思以剸明而理繁劇進擢遂登於八座翺翔殆徧于六曹粤持嶺海之麾咸徯鈞樞之拜會留京之

謂守湏碩德以庇民爰屈老成來分憂顧且日畿要壤

鳳沼旋登庶成輔佐之勲用展經綸之業某自惟衰鈍

夙幸瞻依周府員丞嘗預忭幪之末漢營總賦將承謦

欬之餘

賀徐信州　林啟

紫泥封詔皁蓋隨車起簪槖之近臣鎮股肱之名郡恭

惟某官淹該博古端重鎮浮早歷華塗多士共推于耆

德比躋禁路嘉猷屢沃於淵衷暫違兩觀之觚稜旋畀

上饒之符竹民淳事簡顧卧治以有餘望重資高諒遄歸之可待即觀共政用磬同寅其繼高躅扵柳營託餘輝扵枌社憇棠勿翦居懐召伯之思維梓必恭遥詠周人之雅其為欣頌罔既敷陳

同前以下代漕

大君有命价人惟藩褰賈父之帷甫臨樂國詠廉君之袴巳致歡謡恭惟某官雋軏名流儒紳舊德氣浩然而不屈故每任于行藏名籍甚而益彰宜久隆扵奬擢方

上聖重牧民之選俾近臣膺分土之榮謂其日侍于禁嚴可以熟知于德意肆煩耆哲來表循良以秋官議獄之明於聽訟乎何有以版部理財之効則裕民而可知望之既試於平原汲黯即還於禁闥其披風已幸聯事更榮軼衆非長正賴栟櫚之庇慰棠在望敢辭原隰之勞欣懌居多喻陳莫究

賀户部董侍郎啓_苹

轂剖魚符峻持荷槖周卿掌邦教正資安擾之方舜琴

阜民財更藉斡旋之術聞邸音之傳遠知親擢之得人恭惟某官重厚而疏通端良而樂易早游覇府叅豐沛之故人曉踐周行值唐虞之盛際外則使節州麾之徧歷内則郎曹卿寺之游更兹由簡擢以牧民乃復曳鳴而入對上心念舊未容褰鄞水之帷帝命惟新趣使從甘泉之駕矧當司於九扈每深戒於二東本末源流既達理財之義優游贍足坍收富國之功某漕輓非長帡幪有賴聆除書之誕布豈慶問之敢稽欣頌于

中喻言曷既

漢州謝到任啓（代外舅）

浪迹江湖竊慕散人之號䟽榮觀闕驟分刺史之權戴槖籥之恩深愧缾罍之量溢伏念某起家寒甚與世邅如意甚廣而才疎心每勤而力困平時事業有類虎頭之癡薄宦兢憂常虞馬尾之誤昨以閭閻之小子久陪臺省之諸公人笑揚雄何為官之拓落自憐方朔聊棲位以從容粤襆被於柏庭尚剖符於桐水雖頼洪鈞之

播物豈期彍弩之射人葢由所領之邦適治無辜之獄儻使曲加文致稍甘使者羅織之心其如妄起事端將失朝廷寛平之意未容投劾俄已汰歸幸公議之甚明在私情而何憾一坵一壑方且浮游三沐三薰忽蒙湔洗爰從家食復畀州麾朝引綬而示故人夕飲氷而問前路既頻滌瑕之施詎辭叱馭之勞舟車幾萬里之遥寒暑涉三時之久捫參仰脅固知蜀道之難見日舉頭尚覺長安之近况此土風之美居然民俗之醇江山雖岷

浙之殊郡縣實漢唐之舊誤叨共理殊愧空餐兹蓋伏遇某官道可覺民忠能致主納誨而輔台德巨川資舟楫之功以智而為帝謨元首賴股肱之喜泰符愈煥巖石增隆俯憐椳闑之小材曽是門闌之舊物故推涓滴以活焦枯某敢不深察吏情徧求民隱布垂政恵實慙王濬之風安緝蠻夷尚効子嚴之治

賀揚州劉安撫 岑 啓 以下代監司

一麾出守甫被詔除十國為連就膺閫寄上列侯之印

組植元帥之旌旗喜極旄倪光生廵管恭惟其官士林宿望禁路老成如漢君房言語妙於天下如唐子厚議論屈其坐人早殫啟沃之心久袖經綸之手逮聖神之圖舊須哲乂以奮庸薦膺宅牧之求用示秉鈞之漸民之欣槩既興襦袴之謡王曰遄歸即奉絲綸之命其猥塵使事容借鄰輝把淮海之波瀾通津不隔想平山之風月半坐遥分惟欣頌之交懐匪叙陳之能究

賀兵部楊尚書椿啟

誕敷明詔因任耆儒武部久居就正夏卿之職鑾坡舊
直并升内相之華疊二命以峻遷實一時之榮遇恭惟
某官業窺稷禼德並淵騫方其奮迹於西南固已騰芳
於中外逮陪興運徧歷要津以道事君羞恥同于嫵媚
有猷告后每務竭于忠精比擢貳於司戎仍兼官于視
草世推洪禮蔚為文武之全材帝眷韋公時訪國家之
大事將付股肱之寄先登喉舌之司挈八座之荷囊鸞
班加重賜九重之蓮燭鰲嶺尊崇某夙幸瞻依欣逢進

擢已知頗收恭議論于禁中行慶肅曹措治安于海内

其為忭躍豈易名言

賀吏部洪侍郎遵啓

輟從西掖進貳中臺策雋勞於翰墨之林試游刃於銓衡之地班聯愈峻寵數加隆恭惟某官道覺民先學窺聖祕詞章峻潔如東流赴海以莫礙問譽光輝若北斗麗天而可仰久儀麟省旋侍蟠墀自入贊于命書即兼承于密旨帝王之制坦然明白豈惟四海之流傳道德

之威成乎安彊抑亦九重之倚信眷言先正常著殊勛身雖不踐於台躔慶實有開於賢嗣已回旋于法從即參預于政機兹惟天理之當然矧復人心之咸屬其繫官江上注目日邊聞賢哲之得時與士民而胥慶其為欣頌罔究敷陳

禮部宋侍郎棐啓

祗奉賛書擢登宗伯副疇咨於四岳参法從於六官既德望之素孚宜師僉之允穆恭惟其官身兼數器名冠

羣倫負撥繁治劇之才濟博物洽聞之學入儀司府明
周官式法之功進貳奉常擅鄭國討論之美况早歲已
躋于蘭省而比年屢剖於竹符九重夙簡於深知多士
共推于久次果自卿聯之峻躐升禁路之華惟是春官
實司邦禮俎豆聞之矣必將脩盛世之彌文鐘鼓云乎
哉豈特考有司之故事其屬將指使阻遣賔堦但同封
部之民日佇中和之化其為欣懌難盡名言

戶部邵侍郎大受啓

疏恩天陛正位地官扈清蹕于甘泉佩紫荷于禁路詔除誕布輿頌交馳恭惟某官奥學邁倫英規表世早歲入儀於觀闕中年自樂于江湖玉點于蠅何傷潔白珠藏于蚌愈見光輝逮聖政之益新適宸衷之圖舊握蘭星省持節日畿既並著於休稱顧難淹於近用果繇宰士擢貳版曹總少皡之九農明有商之七教三十年而制用既豐内府之儲五百歲而應期即輔中興之運某猥叅漕輓實託庇庥拘縻莫遂于登門賀慶敢稽

于削牘其為欣誦未易數云

王給事 晞亮 啓

承恩金殿進位銀臺資獻納于宸猷振塗歸於夕拜一

聞成命咸激懽悰恭惟某官學有本原氣全剛大雋譽

早蜚於庠序英聲久藹于簪紳比由宰掾之聯進陟事

官之貳得時行道兼寓直于黃扉滿歲為真遂正名于

青瑣惟兹重任時乃要途元素回天舉世嘆仁人之勇

李藩批勑在廷推宰相之風既遠繼于前脩竚入參於

大政其攺轅無補託庇有初遂聞錫命之優莫展登門之慶其為欣頌曷罄叙陳

沈正言 濡 啓

誕布綸恩擢司言責輟烏臺之六察忝騎省之七人公道既開輿情胥慶恭惟某官氣和節勁志大才高既問學之家傳亦剛方之世濟談經朱邸涵遠業以靖共奉對丹墀罄嘉猷而啓沃雖親擢亟升於莪豸而昌言未究於仗蒲遂自南臺進參右掖魏臺補闕遠追文正之

遺風吉甫効忠喜見賛皇之賢嗣諒繞温于坐席即交秉于政機其竊吹江干依仁宇下聖賢相逢而張治具已際明時日月亭午而無邪陰更觀盛事其為欣懌難盡名言

謝安人酒官啓代子上凡紹興三十一年

量其才而有請甘試吏於糟坵狗所欲以無為遽䟽恩于甕牖自憐小醜亦點大鈞伏念其人品单微家聲沉寂士皆務學顧慙不學之愚世適求才獨抱非才之嘆

扳緣一命拓落半生進不能條當世之便宜上書于北闕退無以致全家之飽煖負耒于東阡三年畢戍于祠官一馬來游于帝所羈單寡援鵲繞樹以安歸志願易充鼠飲河而已足幸逢稷契力賛唐虞搜羅可用之才英悏廓未伸之公道權衡誠設重輕不可以物期氷鑑横陳奸醜固難於形遁轍忘不避妄與兼收念旅進於數百人之中初無藉手姑求官於三千里之外何敢傷廉雖餠罍未免於勞心而升斗將覔於餬口此盖伏遇

公論此盖伏遇某官心潛聖哲名震華戎以孤忠亮節儀禁塗以崇論宏言侍帝謨暫游緑野行轉洪鈞翰墨篇章國人皆有所式施為注措天下想聞其風既幸仰髙敢忘立懦偶綴賔興之末乖繫揹授之餘某敢不思奮遠圖更殫薄技事惟求遂於以少副明天子採擇之公歸則有名庶幾不負鄉先生作成之賜

文忠集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八十九至九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沈立銘

文忠集卷八十九　省齋別稿九

宋　周必大　撰

書　小簡　親書　樂語

書

上陳丞相書　代太兄紹興三十一年

某竊謂尊且榮者惟大丞相而事之重者亦莫大丞相若也官一品禄萬鍾運動樞極斡旋造化喜有賞温乎

其春怒有罰訶凛然其秋百辟之所儀刑九重之所體貌仕宦至此信尊且榮矣雞初鳴灂笏委佩蹀趨於帝庭日與天子論經國安民之道退而坐廟堂則卿大夫以次白事郡國日有啓聞萬務之微無不關總應酬小差利害立見人徒知位之尊而不知心常下也人徒見身之榮而不知念常深也丞相之事不幾重矣乎中興已來築堤沙者十有二而相公應期佐聖為國元老海涵而嶽鎮之不足以喻其量也文經而武緯之不足以喻

其才也遂曰以新隨風而流又不足以喻其勲業名聲也今者獨專魁柄裁成萬化四方萬里自一命以上孰不願見而可使者事何由而濟績何由而成願相公博採于平時精擇于一旦參之以衆多之論照之以水鑑之明孰善理財孰善治民孰善濟煩劇類而籍之以俟有用將見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而媚于天子矣此擇人所以貴夫有素也自古進退人才多不能泯愛憎置恩怨牛李紛紛迭相批根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嗟夫

勢利之徒朝夕門墻雖一歲九遷其官彼且以為當得偃然有無涯不已之心緩急則向背見矣今賢人君子豈無常經擢用而廢棄者而閒散者而典領藩郡者相公胡不引而置之臺省寺監以責其効以盡其才乎夫專用後來孰若已試之詳練峻遷驟用孰若迭入之均一釋二美而不為殆非所以重爵禄慎名器也用人其可不以至公乎孟公綽之才不可屈之滕薛黄潁川之政不可移之宰輔何者小大不同故也設官分職其事

不一賦才禀德其理亦不一奈何在上者不度能而授之在下者不量力而受之使强明幹敏者或徘徊于散地而懦緩㦖散者反應日不暇給之務乎任人隨才此尤不可不汲汲也嘗試以是行之則百官必稱其職百官稱職則萬務自舉矣相公都俞巖廊之上從容槐棘之間天下稱其賢後世頌其美蕭曹之勛何足道哉某遠方之鄙人也往者屢拜下風今以調官來行都竊喜相公之得時私慕相公之德化願再望顏色而不無求

知之意焉雖然自敵以上其贄見不可無説有雅故者則恃其雅故有介紹者則取必介紹或以資格進或以論薦顯咸無焉則又趦趄囁嚅以効其勤滑稽脂韋以獻其佞期必售乃已若其甚者孤寒無能而粗知自守者也既無前四事可以自媒由後之二者竊又恥之故殫精致思陳愚者千慮以仰裨聰明之萬一庶幾自別于旅進之士而妄意一盻之寵惟相公察其忠而恕其愚不宣

又上朱叅政書

其不佞竊嘗妄論自古賢人君子所以能任大事立大功脩身則身脩治國則國治者其說有三焉曰才曰學曰德而已葢人非才則無以行才非學則無以明學非德則無以成德方人之少也志氣敏鋭視盤錯肯綮莫不迎刃而解可謂有才矣然而天資雖高浩養未至中局所妆守外物或得以揺之譬如乗輕車策駿馬固可日馳千里至于積中任重則有時乎敗矣故必少安下

位深涵遠業以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端其源以三代漢唐之事暢其流然後物來能名事至能應彼雖膠膠擾擾而吾天游自若也學明而德成其傚如此始可以為成材而堪世用矣昔諸葛孔明卧龍也然且躬耕南陽抱道草廬及蜀主三顧乃慨然以當世自任至唐元積宗元之徒其才雖高其守未固驟居要路輕試而妄用之難乎免于顛沛矣由是而言才以行之學以明之德以成之固自有次第我恭惟閣下以經術文章少年

取名第馳雋聲所居之官大所為之績成凡命宣諭于外者莫不交口稱道章在公車可覆視也人謂日三接歲九遷矣顧乃輕視爵禄專意古學凡廣大精微如六經奥美辨博如諸子上下數千百載如史氏典章法度如本朝率皆湥窮而力究之如是者二十年經綸之學富矣中外之望隆矣於是時也天人相之乃當主上厲精更化圖任舊人之際而閣下實首進焉一命而為争臣日以堯舜之仁義祖宗之勤儉沃上心正國是

再命而為中執法非特奸邪畏其鯁峭也善類蓋有賴焉三命而登廟堂則又盡以平昔之所言措諸行事今鼎席虛位進拜在旦暮矣人徒見閣下之德顯著如此而不知天賦其才于初究所學於中如積春夏以成歲功而非一日所能至也某一介賤士身游大冶幸因調官得望顏色而言詞淺訥不能歌詠勲業以為賡賛之藉姑臆度閣下杜德機而冐陳之若乃既見壺子則必有自失而走者矣不宣

小簡

謝執政小簡 代方總領紹興二十九年

某官鈞座某區申詞之儀謹寘右幅即日恭惟雍容廊廟綏靖華戎六氣順迎鈞候動止萬福融和在序仰乞上為宗祊盡珍重理某無任懇禱不倫

某猥以孤蹤庇身大治日與黎庶涵泳膏澤百生之幸無以喻云惟是違去熒座行再暮矣咫尺之書雖時瀆顯融之聽而奔走左右則未有期戀慕之私祇攪方寸

尚乞矜念

某不佞讀虞夏之書則知大臣謨明弼諧之功讀商周之誥則知大臣立經陳紀之効昔聞其語今見其人某官邁德如臯陶格天如伊尹交修如傅說至于制禮作樂則又視周公為無愧此非某之私言也天下之公言也敢以為黃閣之獻

某人品么麽斷斷之無他技某官封植人材不棄菅蒯拔自常調列之郎曹資淺望輕常畏二十八宿之笑今

乃第其功次曲加陶鎔使預司府少列之選夫以名叅
卿月職應使星前人以為美仕而庸虛不肖者併得之
自非造化深功豈易臻此空言何足敘感姑以見萬分
一耳

某竊考成周設官凡主計之臣鮮不及軍旅之賦若乃
均節財用則太宰專之蓋所謂主計者不過各出納執
式法而已唐以輔臣判度支用此道也今錢穀大計實
本廟堂之規畫顧乃錄屬吏之卜勤舉陟明之盛典無

功冐寵以懼以慚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顧賦是詩以為
謝

其間之書非可以盡言言非可以盡意然傳千里之忞
忞寫寸心之拳拳捨是則無以自見用忘犯分瀆雪精
神裁為短啓致之記府其視言意兩忘者不猶愈乎若
曰坯穴微蟲黄鼓太虛則其知罪矣

回江東王運幹涣小簡

其頃趨佐尚書于版部稔聞俊譽恨一面之未遂也兹

承賛畫計臺乃可朝夕見之何慰如之顧上春猶有寒色而脩塗不無動止衛生有術願如之意而執事文學政事得家傳者是宜妙齡秀發已為朝廷所知濶步要津可拱以俟婉婉幕中直假途耳既喜視印有期且慶峻擢之隨至也

親書

妻妹親書代外舅

東阡西陌辛容自附于鄉鄰壯富南貧敢謂見求于昏

對既早識盈堦之玉遂遠馳擇壻之車伏惟某人得雋詞場信人門之俱美而某第幾女留心女誡處閨閫以自修及笄方議於有行委幣過勤於不棄施衿鞶而從父母雖未著於柔儀執箕箒而奉姑嫜亦勉承于嘉命乃如微物已具別牋

向宅親書已下並代大凡

生而有文仲子所以歸于我占之曰吉有嬀所以育于姜惟二姓開天合之祥故六爻遇咸亨之象伏承令姪

女幾娘子襲紫傳𪓟之後可想功容而其仲弟具位某裂荷焚芰之初不輕伉儷薄宦瀟湘之境寄瞻星斗之光敢以同生聘于猶子雖門閭不稱頗違鄭忽辭大之言然鄉黨相鄰或得王裒欲婚之意敬陳薄幣具載别牋

小一姪納幣胡氏親書紹興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飛鳳諧占已叅同于初筮委禽匪强宜兼備于末將倣二纁三黒之儀成八木九金之数腆辭誠幣僥昏禮之

無違筵廟迎門俟主人之有命其如名物别具翰牋白虎通云納徵玄纁束帛離皮玄三法天纁二法地也

十二弟韓氏納幣親書乾道四年五月

求繫當徵盡議朱陳之姓相攸可樂輒昏韓魏之家幸南北之俗同忘强羸之勢隔問名納吉既薦辱于矜從束帛儷皮顧敢辭于菲薄其如名物别具牋封

江權卿親書

姊妹若人未忘前好弟兄猶子許續嘉姻豈無他門是

式古訓伏承某人摛詞塲屋擅無斁之聲以某姪女某人毓質閨房及有行之歲遠貽厚幣申講大婚因不失親彼既篤通家之契人惟求舊此詎移擇壻之車薄禮往酬别緘具載

趙尉親書乾道五年

孌彼諸姬莫振周公之冑緒好成二姓敢攀高帝之子孫豈圖流落之餘乃講綢繆之契伏承某人端莊有立素推宗室之英而某女純静無華早慕閨門之秀荷良

媒之遠暨始嘉偶之夙成浩浩銀潢正賴餘波之及暉暉玉潤更增朽質之光薄禮往酧別牋具載

王藴親書 代王簡嘉泰二年

北陌東阡昔以朱陳為重故家遺俗今何齊鄭之嫌幸附一壥之毗願承二姓之好伏承令姪女三小娘閨門夙著在齊眉舉案以非難而某姪孫登仕郎藴家閥雖衰尚坦腹東牀之自若占既諧于鳴鳳喜或類于乘龍微物有常別緘具載

樂語

廣德軍鹿鳴燕樂語代外甥紹興二十六年

興賢能而獻王妙選已書於鄉老實幣帛以將意舊章必燕於嘉賓伏惟解元諸先輩夢筆高才然其思敏能賦擬卿雲之作窮經談伏鄭之非連東海之六鰲氣吞餘子定聯城于一箭勇過三軍知郡其官輟自經帷來分符竹體聖上崇儒之意敦郡侯勸駕之風爰即黃堂徧延珠履況右席雍容之别乘乃異時論譔之名流

賔主俱賢疑是德星之聚舍吏民改觀肯信儒冠之誤身重茵爭看于翻紅疊鼓屢催于舉白若古有訓不醉無歸但某等謬列伶人叨持樂色雖賤工之無取幸盛禮之親逢不度荒蕪敢陳口號

才子雍容入帝京使君勸駕意殊深騎蟾定喜攀仙桂鳴鹿先須詠野芩好去玉堦方寸近休辭金盞十分斟明年三月鶯花麗洗眼宫袍宴上林

請盧帥樂語 紹興二十九年

碧幢紅旆將宣渦口之威名紫燕黃鸝先賞江南之佳
麗爰聞賔宴用洽鄰歡伏惟某官氣亶金方謀高玉帳
早提義旅全生聚於泗濵中領偏師盪妖氛於贑水謂
合入司於巖陛乃勤出鎮于帥藩緩帶輕裘隱吴公之
敵國折衝固圉賢李勣之長城某官念兩邦相望之非
遥聞千騎來臨而甚喜平分風月傾樹樽罍盡醉於
芳春庶少留於行色云云
三月春光未肯休兩邦賔主總風流照階旌旆交輝暎

環座笙歌競勸酬尚有長紅强半在休辭大白十分浮

介圭早晚催歸覲應記臺城此日遊

文忠集卷八十九

文忠集卷九十 省齋别稿十

宋 周必大 撰

墓誌銘 祭文 祝文 並代作

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王公 詠 墓誌銘 代閣直學士張震乾道三年

紹興辛未震對策集英殿天子嘉其狂直不黜而進之時尚書郎王公彦光為覆考官既賜第例上謁知其

君子人也後數歲與考上舍試公以御史監視自鏁闈至揭榜日夜談經論文僕仆燈盡不休又知公督學醇儒愈益加敬焉居頃之天子議置相人懷向背公獨介然持正論予葢耳聞目擊竊嘆息以謂儒者操守當如是矣其後公守漢漢予鄉也雖宦游它邦實聞其政異乎泥古而不通者今上登極忝執法殿中乃抗跋道公立朝本末與治郡善狀事雖報聞旋以大理少卿召公而公久勞于蜀力求便安復持節于外未幾而病

遂以不起將葬其孤不屬他人銘之數千里謁於予非以予知公深耶其何可辭公諱祿彥光字也吴郡崑山人曽祖制祖申皆隱居不仕父億樂道好善一鄉推長者以公升朝累贈右中散大夫母令人史氏公自幼志識絶人讀書幾廢寢食弱冠以通經能文稱由學校貢太學每試常右諸生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通州海門尉未上改處州麗水主簿興守檄治闗隘公規模閎遠不類少吏當路材之用薦舉陞秩而去紹興改元天

子思廣言路講求賢良等科公慨然上疏陳十弊皆切中時病其末以儲嗣為言執政讀而奇之欲試以事會詔侍從舉劇令得常之宜興邑大比屋皆士族固已難治而淮浙兵拏盜起將士往來憧憧稍之輿輙以軍法從事傺吏駭竄公白父母曰食君禄無愛元理有弟可養親毋以某為念也明日取丞簿印兼佩之自晨治事至暮未嘗退食將有頡頏妄求輙面折力拒人為股栗公弗恤也久之民德公不擾吏服公不可欺相與協力

應軍須而武將亦知公勇于義稍稍自戢於是簡條教
立綱紀專意息民視它邑獨晏然至今父老猶能言當
時之事稱公之善也秩滿部使者交薦而郡守雅不樂
風宗室子嘗為公所絶者使索公有榜通衢來告者至
掠治邑胥條公過失卒無所得而止改左宣教郎朝廷
將用公于邊公以親老辭乃調臨安府仁和丞改江陰
軍教授丁中散憂服闋通判揚州入監登聞檢院遷宗
正寺主簿轉本寺丞賜緋衣銀魚擢司封員外郎兼玉

牒所檢討官於時史令人老矣公養志盡孝朝士咨美竟以憂去三年杜門讀喪禮人不見其面免喪以舊官召兼權考功當是時百司無敢可否事公獨伸滯直枉當官不避未閲月鬚髮為白有蜀士黎洋者以改秩賕吏文書成賄不如約吏懟詣曹自首而逃洋下大理獄而吏不可得公白侍郎法雖有取與同罪之文而事非歕法勿坐與者請釋洋破吏詭計侍郎摇手曰正蜀士多貲禍及吾屬矣公拂衣起曰避嫌擠人吾不忍也自

白執政釋之其忘已盡公類此今魏丞相常語人銓曹
得王公寒士之幸也俄兼權國子司業拜監察御史兼
崇政殿說書公自入朝安于平進同僚驟用者踵相
躡怡然無慍色晚用侍御史薦入臺復以正議不為衆
悅上章請外得知廣德軍泰氏初失勢有江東使者諱
出其門追治王晌守宣城亡失常平錢糧事甚急逮繫
平人淌牢獄久之無驗公下車首理出之使者劾公惠
奸公亦奏使者撓法事下他司併治而公詞直使者既

重坐公繞解守符旋起知漢州撫綏善良鋤治姦猾境内大治乃繕脩學舍增葺城壘百廢具舉蜀人謡云廣漢南隆闕清强天子聞而嘉為南隆守就升部而刺史而擢公瀘南安撫使知瀘州引周名士劾退貪吏然後塡以無事闔境大治踰年以疾求歸徙池州遂拜廷尉貳道改浙東提點刑獄時隆興元年春也會稽近行闕政尚姑息公屢行師事疾惡彌厲歲歉請厚捐民租仇家因飛謀造謗會公疾得請遂主管台州崇道觀初

宜興民懐公不已公亦樂其溪山乃卜居焉乾道三年
公年七十矣以六月告老是月十九日卒于正寢積官
左朝請大夫元配許氏門下侍郎文定公將之孫再娶
里人張氏皆贈宜人今宜人莊氏右朝奉郎安詩之女
生二子嘉言右脩職郎嘉賔右廸功郎並監潭州南嶽
廟二女嫁左朝奉郎新知南劍州周某左奉議郎新監
行在都進奏院唐子壽孫二人將仕郎紹祥廣孫二子
以是年十月十六日奉公柩歸葬崑山先塋之側實積

善鄉新漕里也公起布衣篤學力行為鄉里所敬後生奇士爭造門問道公指授有方人人成其材好賢樂善出于天性貧者周之未遇者為揄揚致聲譽後多至執政大僚令溫守李衡倜儻有大志公一見稠人中妻以從妹世以公為知人教子弟姪甥甚至登第薦名無虛榜吳中論儒素稱王氏公平居恂恂寡言臨事發然不可奪天資精明善揔理庶務然不自以為能也雖稍更中外任使而援進不若忌嫉之衆閒曹遠官必久次臠

進用時輙亟從素所蘊蓄百未究一汨汨以老公亦自知不偶益留意經學而尤邃于春秋嘗讀孟子彼善於此之句悟聖人作經深旨以謂當時名卿有功而賢者莫如管仲子產晏子三人姓名畧不概見其他可類推矣又曰聖經如化工之造物有自然法象蓋昔人所未嘗及者用心三十年乃成集傳十五卷去取是非不措一毫私意於其間書成嘆吾精力盡於此後當有知我者嗚呼如彥光庶幾無愧于古之儒矣銘曰

我觀萬物　皆備于書　古之用才　有不在儒
懐以功利　假以朱愚　人自妄耳　匪書之辜
有美王公　秀出三吳　學恥空言　志儒之初
事君不欺　臨政不迂　忠純是遵　仁義是趨
用罔盡才　而譽有餘　平生所得　春秋賞誅
書成而殁　公不為殂　銘以昭之　尚後之孚

文山人墓誌代大丸乾道四年

文生安國字德臣廬陵永和鎮人父士慶母劉氏少攻書

長挾青囊術游四方輕財尚義閭里稱之年五十五以乾道丁亥正月十九日病歿於是長子已死劉氏癃老而幼子卯僧生纔九年昔我祖考之塋金鳳生實售其地且宣力焉乃為買棺子穴經營歸窆之以慰生母子之心其地在水東之陽田歲戊子月壬戌日甲申也

祭文

祭徐孺人文 代方卿紹興二十九年

惟靈禀資婉嫕植德慈祥早著婦儀蘋蘩羞於南澗晚

隆母道萱正茂於北堂絲綸疊拜於命書綉斧日勤于榮養已越八齡之壽更全五福之名逮此永歸可無遺恨某辛陪令子同奉使華問疾踰旬竟爽三年之艾傷心是日空陳一束之芻緬想慈靈來歆薄奠

又路祭文 紹興三十年正月三日

嗚呼淑人之來藤輿綉簾膚使侍後歌鍾道前今其去矣丹旐翩翩孝哉有子傍觀涕漣憂喜聚門理之必然舉此一觴歸安九泉

祭岳都統母夫人文 紹興三十年

嗟嗟夫人慈良宗懿嬎德娠賢庶幾無愧截髪饌賔成子之志如晉士銜上流受寄夫人之賢可謂至矣烈烈元戎孝思不匱紅飾外擁綵衣入戲文駟雕軒觀瞻有煒如唐公武以顯翟氏夫人之福可謂偹矣惟賢惟福人難我易錮軸金葩生享其貴壽考令終没也何懟陳辭薦酒孝子之慟

同前

於惟夫人善并美具是生賢子允文且武出總萬兵如虎如貔三牲五鼎受養慈闈天子善加錫之象服相彼石窌開以湯沐惟富與貴人生所艱孰如夫人獨享其全謂當百年鶴髮兒齒以㑹其子享榮無已彼蒼難諶奄乎忽焉朝露流薤北堂諼萱几茲睽事一哀莫助遥致奠觴維子之故

祝文

七兄親迎歸廟見祝文代大兄隆興二年

傳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故君子重之茲者仲弟其親迎于向氏禮成而歸謹涓休辰祗謁于廟所以遵古宜也夫惟祖考安之則肥家繼後世於是乎在伏惟尚享

伯考伯母加贈通議恭人祝文代大兄淳熈元年十月

必達不肖昔者不能仰副教育致其祿養迄頼遺蔭獲通朝籍去歲之冬幸值國家對越天地溥推漏泉之澤肆我考妣再膺褒贈之典則又守官閩服不獲躬致告焚于墓道大懼稽晋上命益重不孝之罪謹遣弟必正

以告尚饗

文忠集卷九十

文忠集卷九十一　詞科舊稿一

宋　周必大　撰

宏詞所業十二首

制

清遠軍承宣使授華容軍節度使提舉祐神觀

奉朝請進封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爵惟馭貴莫隆謹度之名禄以詔功尤重奉祠之

秩眷予心簡久亞節旄旌代邸之舊勲錫漢壇之新組
班庭有肅讀命無譁清遠軍承宣使某天賦樸忠躬持
亮節粤奮庸於壯歳嘗祗載於潛藩事上不渝居有後
凋之操褆身至肅初無可指之瑕朕心素察於宣勤朝
論皆稱其樂善自躋留務屢閲歳陰雖瀚海波平莫効
干城之畧而長安日近密殫拱極之誠朕方推念舊之
仁汝宜在疇庸之典顧何吝中權之握乃猶虚上將之
儀言念巴陵夙稱巨鎮俯稽輿地勢兼控於江湖仰視

星纒象密連於翼軫比敷明命肇易嘉名是用擢從兩使之班首付十連之寄昕朝入覲增錯衡簞茀之光帥鉞遥臨侈豹尾神旗之盛優賦琳宫之稍廪榮開侯社之封疆户衍轑田食豐圭賦以示便蕃之寵以褒忠謹之臣於戲附翼攀鱗昔者依光於日月擁麾立纛今而賜履於山川惟王臣蹇蹇以無尤惟君子謙謙而有吉勉遵古誼茂對邦休可特授華容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進封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主者施行

端明殿學士知洪州充江南西路安撫使授保寧軍節度使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三載考績陟明虞舜所以和庶政諸侯有功進律成周所以綏萬邦朕仰法帝王之撫外闕隆師守之闕選維時良牧適應更書宜頒易地之恩仍付擁旄之節載涓剛日具諗廣庭端明殿學士知洪州充江南西路安撫使某行飾而才高識明而慮遠委質蚤陪於休運

立朝每告於嘉猷深簡與知屢膺煩使裕惟綽綽政有出以皆長刃則恢恢事無難而必濟久聯華於祕殿庸制闈於章江化洽滕東民多增於占口令行渤海兵絕弄於潢池借留雖切於衆情寵擢方深於朕意眷髙閎之督府奠長樂之輿區任軍十連威臨八郡繄爾幹方之畧副予推轂之求撫綏兼總於兵農節制並加於騎步旣事權之彌重豈寖進之敢稽是用輟從通籍之清班敃畀專征之黃鉞髙牙大纛陟東陽上將之壇鈞膺

鏤錫貢南國元戎之秉仍陪增於書社且真衍於户租
裒是徽章旌予循吏於戲文事之有武備既迭處於兩
塗善教之得民心尚勉圖於多績維馭衆牧人之不怠
何賜金增秩之足云嗣有疇庸遲卿報闕可特授保寧
軍節度使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加
食邑食實封主者施行

誥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某除禮部侍郎誥

勅分六職於中臺共釐庶務正貳卿於宗伯尤號清曹非夫有令問廣譽而施諸身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則何以助我中和之化儀於侍從之班久歎才難盍從試可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某學繇真積業以勤精詞華為多士之宗獻納得近臣之體踐揚滋久名實具昭燕遊内總於祥源禁直密聯於邃閣朕方旁招彥士粉飾隆平稽三王損益之文憫五季襲沿之陋禮樂自天子出將成列聖之典章籩豆則有司存兼採諸儒之

議論資爾直清之譽副予制作之官上而修神天廟社之盛容下以正玉帛鼓鍾之末節使漢文煥焉可述則周道粲然復興其體恱言毋為聚訟可特授尚書禮部侍郎

太常少卿除右諌議大夫誥

勅帝莫盛於堯舜王莫賢於三王然猶設誹謗之木立敢諌之鼓顧惟凉菲其敢怠遑敷求直臣寘諸七人之列所以廣聰明裨不逮也虛位久矣乃今得之太常少

卿某行蹈規繩言有壇宇不為激訐而直道自著未嘗諂附而閒言莫聞可謂剛毅而近仁中立而不倚者矣擢在左右朝夕納誨厥幾責難於君而置朕無過之地用輟奉常之少列來參騎省之西班夫顧治之朝工誦箴諫瞽史以詩況爾名載從臣之籍官以諷議為稱言聽計從朕敢不勉予違汝弼盡忱念哉可特授右諫議大夫

誥

令監司郡守搜訪遺書詔

門下漢治方興陳農奉求書之詔唐文載郁苗發分出使之權七畧之奏以成四部之藏復盛稽諸往諜具有成規朕法離照以當陽體實文而御宇久矣靈臺之伯偃盡戢干戈粲然東壁之星明勃興道術乃眷藏書之府屬予稽古之心雖鈿軸牙籤漸致充盈於三館而漆書壁簡尚多散逸於四方比婁飭於攸司何未孚於至意爰加申諭盍俾旁求啟時金節之臣暨爾銅符之守

或觀風問俗知典籍之所存或宣化承流體國家之先務合修乃職悉上送官視隋朝嘉則之名靡容飾偽按我祖崇文之目庶可補亡苟聞篇帙之將來奚吝寵光之寵錫毋為煩擾以負使令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令侍從舉賢良詔

門下昔我祖宗以聖繼聖皇極既明泰階既平年穀屢成兵革永清可謂追三代之軌轍起漢唐之陵夷矣然猶博求賢儁咨諏治道於時異才輩出樂告以善故能

致理於未亂弭患於無形布在方冊可覆視也肆朕寡昧奉承大統永惟萬幾之重不敢自逸固嘗當饋而輟食未明而求衣為政雖勤治則未極思得方聞之士披心腹露肺胆告我以不逮博我以未聞庶幾民隱以彰吏姦以白善政善教可舉而行歷年滋多乃未有褎然應選者意朕不敏所以求之者未至歟將朝多闕失子大夫鄙我而莫之告歟抑在位者奉令不虔而視為文具歟何詔音數下而奉詔者闕如也以今準昔朕甚恧

焉公卿侍從其體朕勤勤之意各以所知來上朕將臨軒而發策虛已以受言為國得賢豈惟予一人之慶卿等與有榮焉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表

代百官賀皇太子生表

臣某等言天佑聖神君萬年而錫祚祥開禁掖震一索而得男仰九廟之殊休浹庶邦而頼慶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等聞宣王之占吉夢適在中興之時大

姒之嗣徽音迄臻十子之應播芳猷於雅什彰厚德於皇家有美於今無慙在昔葢上聖係隆於我宋已符考室之安肆中宫祗法於慈寧共底思齊之盛恭惟皇帝陛下溥將駿命光紹寶圖仁恩丕冒於華戎惠澤畢漸於動植外焉勤政用綱紀於四方内則齊家宜本支之百世况復化同螽羽禮舉燕禖后妃無嫉妬之心弓韣有蕃昌之禱果毓銀潢之粹茂凝瓊榦之暉懽動畫堂豈特下莞而上簟慶鍾長樂遂將含飴以弄孫臣等謬

列縉紳共趨班綴拱赤墀而獸舞望丹扆以嵩呼使壽使富而多男方協華封之祝宜民宜人而受禄載歌成誦之章臣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等誠懽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代中書舍人謝除翰林學士表

臣某言鳳掖演綸久倴黜幽之典鑾坡裁詔誤叨儤直之榮拜命周章捫心愧汗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伏以禹謨舜典周誥商盤徳意具孚雖本帝王之惻怛

訓詞播告亦須臣下之討論惟坦然明白於一時故粲若流傳於萬世矧惟聖代丕振文風承明著作之庭畢來俊彥金馬玉堂之士尤遴選掄宜得名儒專承内命如臣者斷無他技累有至愚粗知前哲之可師每歎小才之難强螢窻夜學燭莫望於金蓮蓬户久居班豈知於玉笋奮身一第餬口四方叨逢盛世之旁求獲與羣賢而並鶩驟離輿湜服在高華潤色非長悵巳窮於薄技論思莫効居有負於厚恩竊幸保全敢希進擢豈謂

忽從西户躡寘北門以荒蕪之學而備顧問於禁林以骫骳之文而助發揮於睿藻寵雖至矣懼亦隨之此盖

伏遇皇帝陛下聖以日躋智緜天錫垂拱視民之阜始終典學之修孔子多能集大成而自得高皇善任屈羣策以無遺遂致釆蒭俯令視草臣敢不告謀猷於后以

聖王為師聽漢詔於山東少補中興之治布堯言於天下庶無内相之慙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露布

唐交河道行軍大總管破高昌露布

尚書兵部臣君集等言臣聞昆夷為患文王歌三捷之詩西域弗賓武帝有貳師之舉方屬同文而致治詎容異類之逋誅我國家天覆羣生子來九服雕題交趾悉上鴻臚之名辮髮文身咸頒貞觀之朔惟高昌之有國當文泰之嗣王慕義獻琛初願陪於臣妾戴恩執贄旋請覲於軒墀錫寶賄以增蠻夷之光賜宗盟以篤伉儷

之寵豈謂輙忘大德敢蓄異圖猶遊其堂自為猥語曰照於雪靡畏謡言至於怒螳臂而破馬耆之屬城肆狼心而掠諸國之貢幣璽書屢下獷性莫悛猶令拱極以來朝乃假負薪而方命昔防風後至首開夏后之奮威吳濞疾辭卒致條侯之問罪矧伊小醜僻處一隅茍天朝號令之靡行則藩部覬覦而是儆義夫銜憤髮或衝冠智士合謀籌思借箸皇帝陛下德隆懷遠功極寢兵惠澤敷施固將南洽而北暢風聲震疊豈惟西被以東

漸謂犬羊或肆於悍驕草芥寧勞於翦薙迫神人之共怒憫種落之纏災是命顏行往伸薄伐臣等上遵成算敢憚遐征合突厥之騎兵按金城之方畧從天而下甫臨磧口之衝無地以容遽易穹廬之簀厥惟智盛時謂頑童方釐面以長號亦稱兵而旅拒攻雖曠日進必俟時伐叛正辭初匪陳湯之矯制緩師殄寇庶幾充國之屯田既圖萬舉而萬全聊示七擒而七縱秋高木落士飽馬騰何力捐軀鏖戰拔闕之壤闕勁騎逼交

河之城惟奉頭竄鼠以無偕意肉袒牵羊而有請尚懷狡計來置游辭紛矢石以四攻引梯衝而直上髙墉大震舉族就降畧定三州重入職方之籍蕩平五縣悉除戎索之疆此盖陛下神武惟揚皇威克暢故得玉關析靜邉城無晝閉之驚葱嶺塵清謫戍有晏眠之樂西旅之獒自至大宛之馬方來臣叨總戎昭偶逃薄責戮稾街之邱竦觀邦法之行稱都護之觴佇効封人之祝臣等無任慶快激切之至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唐淮西宣慰處置使平淮西露布

尚書兵部臣度等言臣聞海涵天覆聖王務廣於深恩電擊霜飛賊子自貽於顚戮盖鴟梟鳴則孔鸞逝稂莠盛而穜稑衰不伸禁暴之威曷致止戈之武我國家命由帝眷化與天通梯航外徧於百蠻莫非王土玉帛内朝於萬國共惟帝臣既登喬嶽之封遂偃靈臺之伯然而防維稍緩螻蟻潰隄鞭策或寛駑駘覂駕肆强藩之跋扈負累葉之涵濡鐵鉞久稽神人共憤運啟中興之

旦時逢上聖之君數貢考圖責包茅之不入夷兇剪亂憤太阿之倒持奮剛斷於九重收威權於諸鎮斬惠琳而夏服執劉闢而蜀平偏師耆定於江東妙策肅清於河北敢干國紀惟此蔡方將以卒頑自擅三州之衆帥非廷授殆更四紀之餘少陽纔掩於蓋帷元濟輒要於旌節龍章未錫蠆尾遽揺虐甚三苗罔化姚虞之德罪踰有扈難逃夏啟之誅皇帝陛下乾健天行夬揚號厲屏百辟拘攣之議懲一時姑息之風羽檄外馳兵符中

出愧非才選謬總戎昭合諸將之智謀鼓六軍之義勇禡牙甫畢橫槊傾前光顏提魏博之師重嗣帥陝益之衆既令公武攻其北以摧鋒申命文通戰於東而犄角爭先用命弗逆克奔死狐首丘但恃併兵於迴曲疾雷破柱豈知引道於文城王旅夕馳賊巢宵覆渠魁就縶窟難狡兎之藏逆黨徧擒網蔑呑舟之漏旋布聖朝之柔治俯寛編户之脅從闔境春回歡聲風動淮山改色重歸禹服之圖汝水朝宗再見堯天之日此盖陛下皇

威有絶膂算無遺力興節制之師盡草故常之弊克殲
大憝丕顯雋功方將奏凱上都獻俘九廟正今日鯨鯢
之戮絶異時蛇豕之妖臣等賴天之靈敵王所愾蠻荆
率服初無方叔之壯猶江漢既平行對宣王之令聞臣
度等無任慶快激切之至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檄

漢河西大將軍諭隗囂檄

漢河西大將軍涼州牧竇融檄天水隗將軍曰蓋聞中

原鹿走英雄未免於紛爭沸鼎魚遊明哲必思於款附
倘昧先知之智難逃後至之誅屬者炎正中微綠林四
起大或自王於郡國小猶稱制於藩方露寒飈回天亦
厭於莽惡風揮日照人皆思於漢儀乃眷南陽有開真
主仰符天命應白水以飛龍俯結衆情推赤心而置腹
故能集寇鄧四七之將破尋邑百萬之師銅馬横行俄
聞殄滅赤眉旅拒旋見芟夷爰況先物之幾懋啟中興
之治猛虎嘯而谷風必應太陽升而爝火何施將軍夙

鑒盛衰允懷忠恪挈一方之生聚歸上國之貢輸固嘗
遣子以來朝尋復興師而助順載紀旂常之績方申帶
礪之盟奈何輕肆狂謀輙懷非望惑姦憸之游說僭名
號以宣驕内據凉州兎株是守旁連蜀道蛙井與居既
擁衆以偷生且寇邊而送死皇帝推匿瑕之度抑問罪
之兵蓋念前功冀圖後效倘亟知於三省勿迷執於一
偏虔飛悔過之章再謹守藩之度則必轉禍為福去危
就安豈徒宗族之盡全諒亦恩光之狎至苟恃蜂屯之

衆尚甘燕幕之居至諸將之長驅凛孤城之横潰噬臍罔及授首何疑昔吳芮効忠世裂長沙之壤田横亡命身貽海島之羞顧逆順之灼分惟智愚之審擇勿辜忠告自蹈覆車

桂廣觀察使諭遜管伐黄賊檄

桂廣觀察使御史中丞裴行立檄邕管孔大夫容府楊中丞安南李中丞曰在外曰姦舜典有理官之治負固不服周書行司馬之誅盖寇攘戓害於民生則罪惡難

稽於天討鴻惟盛治無越我朝封疆踰銅柱之南郡縣
極珠崖之遠黄少師卿等世依山險境接王封賴國家
涵養之恩保蠻蜑零丁之種自頑鞭笞之寖弛遂興妖
孽以稱雄内稔姦謀外機毒矢恣為侵掠用連覆亡仰
聖主之中興撫寰區而載定跋扈飛揚之藩鎮尚伏歐
刀狂奔呶吽之僚夷乃干資斧當激於伏義憤彼挺災
思勦絶於渠魁以綏安於編户言念皇都之遠屬當炎
瘴之深犀甲熊旗倘動羽林之士江氛嶺祲必生病疾

之憂豈如興南海之師斯可代伏波之將既習安其風土且具識於要衝以此摧鋒庶幾得雋扣閽有請願頒起旅之牙璋奉詔曰俞俯授專征之黃鉞裨校聞風而踴躍卒夫鼓銳以懽呼戟纛囊鞬戎容素整資粮扉屨軍費已充將成掎角之謀實賴同舟之濟顧膽邕管最邇賊巢肆容府之雄藩暨安南之巨鎮時惟良牧並藴奇謀諒聞羽檄之言亟下轅門之令旌麾蔽日鎧甲凝霜或浮海濟師或横江誓衆戒養虎自遺於後患思收

羊必去於敗羣一清蛇豕之妖大築鯨鯢之觀上功幕府金繒之賞先頒奏凱天朝爵禄之榮必至盍乘機會同立功名

文忠集卷九十一

文忠集卷九十二 詞科舊稿二

宋 周必大 撰

宏詞所業十二首

箴

漢廷尉箴

廷有尉所以司天下之平也置於秦而漢加重焉為官擇人不與他等仁恕平允間亦有聞雖曰束矢鈞金以

求直不若道之以德而善自遷鞭扑桎梏以禁姦不若齊之以禮而罪自遠昔者舜命理官周設司寇然而德洽好生有司不犯刑措不式四十餘年是則聖人不恃聽訟之明而以無訟為功也審矣惟漢室方隆寛大之禮盡以虞周為法乎敢循百官箴王闕之誼代廷尉陳戒焉其箴曰

惟天愛民惟辟奉天為治敦大措刑則先措刑伊何道以德禮德禮不易格且有耻好生惟舜罪止盡冠士師

雖設人則罔干周道如砥仁及行葦司寇在列囹圄茀
啟謂民蠢蠢從化勃焉為人上者云胡捨旃謂民蚩蚩
樂生則一為人上者胡是不惜昔者大禹泣辜示仁如
何厥後塗炭墜民昔者成湯祝網施惠如何厥後炮烙
為戲赫赫我漢監於百王獄絕囚繫俗歸善良為官擇
人廷尉尤重職思其憂借秦以諷秦氏肆虐誹謗族誅
天厭其毒再世淪胥我祖龍飛三章約法天鑒厥德克
昌大業成敗之迹昭然可觀明明我后其謹其難秦以

酷亡漢以寛繼明明我后其恕其忠勿矢平允謂無濫

寃使民之禮禁於未然勿恃刑戮可戢姦暴使民之禮

匪彛豈蹈靡草既茂秋荼則衰春臺是登壽域以躋獄

臣司原虞箴實紀臣備典獄敢告黼扆

漢美陽鼎箴

以器為瑞於傳有之而非治世之先務也由漢以來人

主始甘心符瑞姦人乘之往往遷就陳迹傅會臆說上

以誣神天下以惑士民雖賢如文帝猶安受玉杯之詐

況餘人乎惟宣帝勵精政治紹隆漢祚神爵中美陽以鼎來上有司議薦宗廟如武帝故事賴京兆尹敞好古博雅辨其非而止竊覩左氏載禹鑄九鼎之義初非以為瑞也秦楚不務修德而惟周鼎是競武帝鋭意瀆武而以汾鼎為寶孰知所謂正位凝命者特在乎明尊卑之分成教命之嚴而已豈區區三趾兩耳之間哉今孝宣為政不愧於天下獲鼎與否無足輕重然時以瑞言帝能疑之敞能正之賢於前朝多矣其視秦楚又相萬

也雖然於敬猶有所恨也昔周宣中興箴規誨刺皆寓聲詩故能淳用王道以不隕文武成康之業孝宣則不然雜霸尚刑有愧於古神爵翔集遂以紀歲符瑞之心蓋駸駸矣敬也獨不能因昺獻箴如庭燎之詩乎敢代為之以矯元昺之失且以風後世云其箴曰

惟昔盛世瑞繇德臻瑞也或應德宜有心於赫元后治隆漢京吏稱厥職民安爾生神爵仍集金芝九莖有美古昺亦來自栒公卿稽首慶於大庭請薦宗廟告功聖

靈臣敞不肖竊通古文拭目以視昭哉勒銘旂鸞黼黻
賜爾尸臣用以為瑞匪敞攸聞祗誦古訓責難聖君往
在周室定鼎於成萬國內朝百蠻外賓鼎則何預惟德
之明及其既衰威令莫行荆楚敢問齊秦力爭鼎則何
預惟德之昏昏明在德鼎奚重輕周鑒不遠示於後人
猗我天子赫然中興信賞必罰總核實名文學法理咸
精其能瞻彼瑞牒夫何損增所尚者德所輕者刑豈以
既治而忘勵精豈以既安而習奢淫億萬斯年遠至邇

寧雖微寶㒸祖宗顧欣雖微寶㒸朝廷顯榮美成在久後無替今夔獻西旅太保戒陳臣尹三輔敢以㒸箴

銘

舜五絃琴銘

五絃琴有虞氏所作也昔舜既闢四門明目達聰放殛之罪得元凱之相舉垂拱無為坐視民阜乃命后夔大備廟堂之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既來格矣猶以為未也別製琴歌南風焉琴具五絃絃具五聲角

觸而商章祉止而羽宇合是四者宫以總之上以冩事親之心而念長養之恩下以宣愛民之情而觧暑雨之愠嗚呼斯亦孝之至仁之盡矣參諸簫韶無慼乎鳳凰之來儀也又豈至志在山水而誇六馬之仰秣哉惟商盤夏鼎為器輕眇尚勒銘詩震燿無窮是琴也兼述事親愛民之志乃徒見於樂記而雜出於史氏之書兹非翰林主人子墨客卿過歟謹追美舜德而為銘曰

大哉虞舜重華帝堯功去四凶德格三苗曰元曰愷服

休於位曰夷曰夔樂作禮制八音既諧神人既和六府三事時皆可歌帝心益謙不有其美思制雅琴以寓厥旨乃命嶧陽輸爾孤桐乃命海岱厭絲其供良材告備大智以創薄言鼓之疏越憀亮帝在巖廊拱手垂裳乃奏斯琴其音遠揚叩商叩宮小廉大濁心和手敏愉懌深攖孰匪制器孰匪審音事親愛民則惟斯琴事親伊何歌此南風長養恩厚如風之功愛民伊何薰風是詠既阜爾財亦解其慍琴具五絃絃具五聲五聲之間有

孝有仁在昔庖犧製琴之始惟孝與仁舜極其美厥後周文足琴之絃惟孝與仁莫如舜先樂由心作德以音著勒銘貽之萬世無斁

天聖蓮花漏銘

天聖八年八月龍圖閣待制臣肅言臣聞百刻之分晝夜不齊二至之間長短殊異昔在黄帝制器取則逮至成周其法益詳故挈壺氏列於夏官不能掌職取譏詩人漢晉以來代有儀矩肆陛下憲天御極欽歷授時

銅史金徒益精制作臣妄以末學仰窺天度琢石為四分之壺所以注測漏之水剡木為四分之箭所以紀百刻之數其法置水於櫃引以渴烏而導以銅荷水自荷茄下注於壺壺中則為合蓮花覆之花心有竅容箭下插方水之末注也箭首適與花平逮水既至箭則隨起視箭所底而時刻可以坐致矣雖然晝夜一周固不出於百刻十二辰而一歲之間氣之易者二十有四晝夜之長短葢隨氣而迭變焉臣則為箭四十有八以統之

其半所以别晝其半所以别夜也敢昧死以聞有詔司天監王立等集官考定厥後雖微加損益而大要皆如肅言臣竊惟刻漏之作尚矣陸機有賦孫綽有銘顧在聖朝其可獨闕謹稽首再拜而獻銘曰

天有晝夜人為刻辰昔在黄帝制器以分周設六官挈壺令軍惟漢暨晉變律改經式法雖異稽考則均於赫聖皇執古御今王歴法密金徒制精臣肅思妙創為度程壺以石琢箭以木成櫃也旁列水焉是停渴烏上引

荷茄仰承水注壺口箭擁蓮心自子徂亥茲焉取平二十四氣或虧或盈箭實倍之隨氣而更辰有長短刻因損增惟箭無私與水皆升風雨不廢如鷄之鳴銖兩莫差如衡之稱帝用嘉止有司載評乃洛共工制作其新乃名太史揆測於廷遲速不爽終始可尋校功晷景通幽洞靈豈無土圭莫考中星亦有銅渾無見於明孰若茲器昏明畢陳梁氏武帝刻漏有聞注以靈虯耳不輟音侯令之制坐致靡勤有隋耿詢巧思若神作於馬上

大簡莫遵候令之制久而可行民時既謹邦儀益振可使大禹日惜寸陰可使宣王夜知向晨匪肅之美惟聖為能下臣稽首訂是休銘

記

漢未央宫記

漢高皇帝龍興泗濱虎嘯豐谷麾秦誅項帝業以成惟五年既即大位將治雒陽而都焉用齊人婁欽之言即日駕都關中當戰爭之餘城隅之䣊稜莫備屛蔽之罘

罘罳設昔之玉戶金鋪莽為荆榛瓦礫矣昔之綺疏青瑣轉為頹垣敗壁矣萬邦黎獻將何覩焉八年丞相蕭何始營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武庫大倉則史氏書其盛為基二十有八里為殿三十有二所則黄圖備其制倘又能執簡摇毫記事之成豈不誇壯麗於一時而示規模於萬世哉敢因闕文為之記曰太微天之南宮也端門直其前掖門列其左右東垣設上相之衛西垣嚴上將之居經緯森然人所共仰聖王取法垂象立極宅

中其可無宮室之制哉昔者古公亶父至於岐下陶復陶穴民固未有室家也然而聿來胥宇爰契我龜名司空以度營繕命司徒以掌徒役翼翼之廟以成登登之築以竭臯門穹窿至於有伉應門嚴正至於將將是豈勞民而罔恤懷安以自奉哉蓋不如是不足以定民心而固邦本也惟帝奮布衣成漢業豈不以大禹卑宮為懷惟丞相何依乘風雲輔成大業豈不知夏書峻宇之戒然當是時天下匈匈甫就小康非皇居偉麗則無以

絶覬覦以重天子之威長安之都雖立而雒陽之幸數數也非皇居偉麗則無以示形勢而堅定帝之策又况以此示民則安土之情固以此傳後則萬世之基成此丞相所以營作而帝所以始怒終説也夫示民以定都使知安土而無患於遷徙一宜記規模宏遠令後世無以加焉二宜記僝工於八年而訖事於九年鼛鼓弗勝故棟宇之就也速農隙則役故落成之日也緩是又不可以不記宫成之日大朝諸侯羣臣即前殿置酒帝親

奉玉巵為太上皇壽嗚呼以天下之養養其親是尤不可以不記也乃為之記云謹記

唐政事堂記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事之幾微須一二日之近而數已盈萬然則代天工為輔相者事固多矣將進而决諸牖座乎則主道治要不可以屢瀆將退而謀諸家庭乎則幾事不密必至於害成此政事堂所為設也按唐舊制宰相議事於門下省而政事堂在焉永淳

三年用裴炎之請而移於中書開元十年從張説之奏而改為中書門下雖更易者三其為宰相議事之所則一也歲月逺矣棟宇之脩廣工役之繁省史無傳焉乃因李華之未備而獻文曰國家以風雷之號鼓舞羣動以臂指之勢運用郡國其命令將安出哉西臺以基之東以審之而中臺實奉行之合是三省而謀議於一堂之上是以舉則無過行則無偽信國體之所繫而具瞻之攸屬也故夫翬飛大厦人不以為華堂封厚禄人

不以為侈其或某利未興某害未除盡於此議而興除之乎某賢也而在下位某不肖而為大僚盡於此議而陞黜之乎大而制禮作樂以導中和之化小而明法定令以律貪刻之吏外而鎮撫四夷以弭赤白之囊內而甄別四民以正朱紫之亂使人主尊榮中外稱美膺是任者厥惟艱哉惟能孜孜渠渠以公滅私或於此善建嘉謀或於此能斷大事或同僚集議叱主書以示之體或束帶終日不休偃以盡恭勤百官顒顒莫不觀政相

臣如此棟且隆矣天子之望也華夷之悕幪也朝於斯夕於斯匪惟國家之榮斯堂與有榮焉乃若斂衽以取容伴食以竊位畏懦人而迎之於閣媢中使而置榻以待謅蔵惕日自為得計相臣如此棟且撓矣天子之憂也華夷之罪人也朝於斯夕於斯匪惟國家之辱斯堂與有辱焉敢具列之以詔來者先是堂之後有門焉宰相時至舍人院諮訪政事用以自廣及常衮秉政乃塞而絕之妄示尊大議者不以為是云謹記

贊

漢天馬贊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龍馬負圖以出於河八卦之畫實基乎此惟漢元鼎四年天馬亦出渥洼水中其來非凡其質特異推之五運漢火德也馬火類也稽揆天意殆將告火德蕃昌國家强盛之應也歟不然何以房星炳靈先牧貽瑞震於珍物而至斯也厥後泰山見黄金天子竦然異之爰命尚方鑄裹蹏以協瑞又詔樂府

歌天馬以侈太一之況而贊則未聞也謹追述盛美為之贊曰

漢實火德符炳赤帝駉駉壯馬有蕃其類威加萬方澤茂六世天祐聖神時臻況施震於珍物渥洼之涘珍物伊何八尺之駟房星宣精太一貽瑞籋雲姿逸逐日影駛堅骨蘭筋膸豐尾細驤首一鳴羣驪四避霑汗流赭過都歷塊牧豈魯野馭非周縶天山之禾是齕是飼銀潢之津以飲以戲王良恠駭伯樂腭眙烏孫謝駿大宛

虒氣屈産之乘晉則何貴駷牝三千衛則徒費時惟泰山精金顯示乃鑄褭蹏以荅天意時惟甘泉瑄玉焣祀乃歌司馬以侈神賜祺祥赫奕禮樂明備道光載籍美亘來裔在昔庖犧龍馬紀異河啚著畫實法聖秘施及穆王八駿來萃瑶池萬里振鬣斯至邈哉無聞今也克繼鋪張始終式贊繪事

唐石經贊

杏壇榛蕪而六經之道或息竹簡煨燼而六經之文寖

訛有唐文宗皇帝之在御也儲精經籍有意復古而緗素繆盭三篋幾亡博士陋淺五車莫富時惟鄭覃體上之意而憫道之衰也慨然有請於朝願與鉅學鴻儒協力讎校凖漢舊事鏤石太學帝欣然可之於是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咸預其選羣經淵博是正無遺炳乎如丹青既闇而復彰浩乎如江河既塞而復通觀者嗚來副墨四達視漢熹平蓋無愧焉敢竭謏聞為之贊曰

魯麟筆絶秦簡烜揚漢既纂緒經惟瀊觴孔堂雖壞汲
冢未發補苴罅漏或訛或闕下逮熹平漆書竊更蔡邕
憫之請刋石經古文篆隷三體兼備萬國摹寫諸儒競
視歳月遠矣曁於有唐大和開成留心表章顧瞻學宫
博士充位魚魯莫辨根銀或螯時惟鄭覃號稱儒宗願
正謬訛庶幾繼邕天子曰然碩學畢詔茫茫墜緒旁捜
遠紹詩書禮樂易象春秋爰究爰洛以校以讎坡陀終
南有盤彼石是斷是斵載礱載飭乃命鴻生書之以丹

乃命國工重之以鐫材良器攻不日蔟事㦸㦸成均琬琰中峙冠帶億萬橋門畢環副墨四達聖經不刋昔者之晦維今晰矣昔者之非維今是矣周宣中興石鼓刻歌千載寥寥今猶不磨矧惟兹經我唐盛典傳之無窮永正訛舛

頌

唐驃國獻樂頌

德之所及者博則享其樂也必備在昔成周文德逺洽

蓋嘗備四夷之樂矣職在春官而鞮鞻氏掌之所以通音聲一夷夏也後世服遠以兵不以德故樓上之梯衝常舞而兩階之干羽自廢轅門之金鼓日振而九成之簫韶莫聞怨結釁深拜師不暇尚何夷樂之問哉惟唐雖以兵强而參用德化故遠方萬里時有慕義而至者正元中南詔既獻奉聖之樂驃王雍羌亦以國樂來獻於是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皐譜次其聲致之於朝想夫夷音嘈雜固不足以混咸池之節奏野容趦趄固不足

以窺八佾之窈妙然五譯而至其勤甚矣使當是時薦之郊廟用之燕饗有如延州來季子者聽而觀之亦足以知唐德之遠暢也宜有頌聲形容盛美而史刋其辭乃追繼開州刺史唐次之作而獻頌曰

唐受天命撫綏八維戎有弗率禮以招携惟是南詔陸梁邉陲號登正元化與天齊聲教首暨汶山以西南詔稽首乞盟自歸施及驃王奔走敢稽劍水夕航蜀山晝梯天子崇儉南金勿齎天子有文滇馬莫馳何以為贄

樂其厥幾爾樂維何導和非嬉匏草牙角具竹金絲其曲十二各致爾詞贊者前導舞工後隨夷容睢盱夷音嗢咿鐃鼓嘈雜旗纛葳蕤赫赫上國韶成鳳儀五譯而至將焉取斯既象帝德亦明畏威既効巴音亦補唐遺在周之興樂備四夷東韎南任北禁西離巍巍我唐茲焉似之在漢永平仁風載施百國奉貢三章獻詩巍巍我唐茲焉繼之天子萬年夷裔來思無或不諧如樂之熙歸美作頌惟後之貽

太宗皇帝飛白祕閣頌

臣恭聞太宗皇帝以神武定四方以聖文致上治臨朝餘暇不邇聲色惟經術翰墨是親端拱紀元之五月始置秘閣於崇文院之中堂徙四庫書實之命吏部侍郎李至為秘書監典領其事粤淳化三年又詔增創層宇侈藏書之盛秋八月工以訖閒中使齎飛白秘閣二字以賜盖俯狥至請而寵綏之也臣竊惟麒麟天禄漢列中書乾元東廊唐置四部不過遴選儒者司校讎備顧

間而已至於寶跗天運璿榜昭揭自我作古莫如聖時
奎畫一臨萬目環視翩翩乎龍翔而鳳翥霏霏乎雲卷
而霞舒意欲斷而還連勢疑飛而復止肖形取類曲盡
萬態窮神極變中寓八法自非多能天縱疇克臻此臣
幸以鉛槧為業倘不能含辭運意鋪張崇儒游藝之萬
一臣則有罪謹稽首拜手而獻頌曰
歲在端拱文風益振中祕肇創禁書內盛帝曰汝至文
莫汝並往長監事師我髦俊淳化三祀書林載新層閣

屹立三館爭衡至拜稽首臣愚有陳睿藻天縱古無與倫
屬者易簡入承內命玉堂靖深宸翰輝映敢援近比以瀆
聰聽帝曰俞哉寶蹈是運如鳳之舞如龍之從如月蔽雲
如旌卷風纖而不晦穠而不豐奇古迭出變通不窮乃示
近臣乃錫嘉貺倬彼雲漢昭於扁榜至拜稽首率屬欽
仰凡目眩駭金鋪惚恍明明天子太平與賢闕
藝兼於天弗耽聲色弗盤遊畋意篤翰墨光生簡編觀
乎人文化成四海豈惟臣至大賜以拜咨爾神物護持

罔息咨爾搢紳倣法無懈往在正觀帛書自娛登榻以
競臣儀則跡往在開元乾元聚書學士雖集宸毫靡濡
我皇神聖超軼唐帝蓬山既闢天光下賁至以勤請皇
以禮賜小臣作誦吉甫是繼

序

唐開元禮序

三代以下言治者莫盛於唐故其議禮有足稽者始太
宗文皇帝以濬哲之姿躬致上治顧視隋禮不足盡用

乃詔房元齡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增備五禮成書百卷總一百三十篇所謂貞觀禮是也高宗纂承復詔長孫無忌杜正倫李義府等以三十卷益之然義府輩務為傅會至雜以令式議者非焉所謂顯慶禮是也二書不同盖嘗並用春官充位莫之或正開元皇帝綏萬邦撫重熈於是學士張說奏言儀注矛盾盍有以折衷之乃詔徐堅李鋭施欽本載加撰述繼以蕭嵩王丘仲等歷數年乃就號曰大唐開元禮吉凶軍賓嘉至是備矣書

必有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禮書一代之典也其可闕耶謹為序曰夫為國必以禮而禮以時為大商之去夏未久也其損益已可知矣况乎自秦迄漢典籍殘缺所可見者二戴之記周官之書其綱則備其紀則畧二戴之紀雜出於漢儒或繁客難遵或牴牾莫辨此泯泯棼棼所以毋敢輕議也雖然大輅設而椎輪不可以復用宫室備而茅茨不可以復居明堂以致嚴父之孝孝致矣則汶上之啚不必盡合於黄帝圜丘以竭事天之誠

誠竭矣則澤中之祀不必盡本於成周盖古今之不同質文之適變雖先王未之有者可以義起奈何區區殘編斷簡泥古而窒今使我朝盛典不傳於後世邪唐受天命奄有方夏吉禮以事神示賓禮以親邦國嘉禮以親萬民不得已而施之軍禮凶禮者甚衆也朝廷之所用有司之所守非一定之論則内外無所適從非不刊之書則子孫無所取法今自貞觀而至顯慶閲歳未久二禮之不同固未害損益之義也然既出義府傅會則

非所謂一定之論猥雜百司令式則非所謂不刋之書惟開元皇帝勵精政治有意太平故能遴擇儒臣釐正鉅典惟堅等辨博通貫體上之意故能不泥不肆裒輯成書自時厥後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諸儒之訟稽是書而可定國家有盛容不必蕝野外之儀即是書而可行世世守之毋敢失墜不其休哉書九百五十卷五禮各以類從讀者如按圖而知四方此不具載姑序作書之旨云謹序

祥符御製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序

臣恭聞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辛酉真宗皇帝謂近臣曰君之難由乎聽受臣之不易由乎忠直君臣之心皆歸於正直道而行何難之有於時學士臣彭年請宣睿思著之篇翰帝曰俞哉乃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以示丞相旦等臣旦奏言陛下宸慮高明思艱而圖易聖學淵奧博古而知今臣等待罪周行幸逢聽受之明敢不殫竭忠直仰奉大訓願以是論付國子監刊之琬琰以

詔多士惟陛下幸許制曰可臣嘗竊窺副墨謹冒萬死
而序其端曰臣聞燕處涼臺者不知溫風溽暑之為患
深居燠館者不知層氷積雪之方交在周成王纂文武
治安之緒召公以民事為戒公劉之詩是也周公陳王
業之艱七月之詩是也成王聽之用能思其艱而啚其
易為時賢君抑黴二詩則頽無唐國之同雖無越裳之
獻刑未必措而頌聲未必作矣若夫德盛而弗居世治
而愈畏不待羣臣進戒而警懼之言粲然見於雲漢之

章者其惟上聖乎恭惟景德祥符之際天下可謂極治矣上之日月星辰得其序故景星明甘露降下之山川草木遂其理故醴泉出嘉禾生内則雲亭望幸而東封之禮成外則澶淵告功而北道之盟締粟腐太倉歲豐也草茂圜扉刑清也四民樂生分定也百吏稱職政平也優游巖廊何自知君之難臣之不易哉臣嘗伏思而得之葢萬機之暇篤意典籍六經之奥旨靡不究歷代之治亂靡不監思難圖易本於此乎歷觀帝王曼無前

比惟大禹躬胼胝之勞平水土之患故嘗矢謨而告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然不若帝承藝祖已定之基繼太宗極治之後未嘗櫛風沐雨而能窮理盡道以至斯也孔子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夫知一言猶足興邦而况行之於身著之於書敷暢厥旨揭示臣庶稽功計効何但興邦而已宜乎躋當時於仁壽之域而貽萬世以無疆之休也小臣駑鈍妄序述作之意如此若乃堯帝之大哉文王之淵懿臣雖口

誦心惟三絶其編蓋將如聽鈞天之奏於洞庭之野也心則震悸而何足以議其將闕

臣謹序

文忠集卷九十二

文忠集卷九十三

詞科舊稿三

宋 周必大 撰

丁丑程試六首

檢校少保寧國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某授檢校少傅武昌軍節度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進封加食邑制

門下奉聞燕於内祠夙視三孤之秩付藩宣於外閫載

更六纛之宜惟時文武之兼資克任兵民之重寄爰序
陞於左棘庸增賁於中權洛爾在庭無譁聽命檢校少
保寧國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某忱恂而有守宏毅而
知方蚤廸簡於公朝寖踐揚於榮路在列若洪鍾之應
物動必有聲撥煩如游刃之發硎用皆無滯曩陟齋壇
之峻入陪邃宇之遊雖事上盡恭不廢謀猷之告然養
恬自適未殫施設之長眷乃荆州應於鶉尾控巴蔡之
要路接襄漢之上流總節制於十連適兹謀帥布恩威

於一道無以踰卿宜應宅牧之求丕展幹方之畧肆加異渥用表殊知錫鄂渚之新麾易宛陵之舊組纂車飾冕多儀參亞傅之華盪節琱戈重鎮介屬城之列載升高爵併衍上畬以光良翰之行以厚元戎之禮於戲名公之教明於南國方隆分陝之權申伯之德揉此萬邦何各餞郿之寵往懋循良之績嗣旌綏撫之庸可特授檢校少傅武昌軍節度使知荊南府荊湖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進封加食邑主者施行

漢白虎議奏序

白虎議奏漢肅宗章皇帝時所作也帝撫運熈洽左右藝文懼五經之道熄而異同之説熾粤建初紀號之四年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究其淵奥而發明之條其當否而揚榷之於是五官中郎將魏應侍中淳于恭或以所疑問於下或以所陳復於上帝親稱制臨決紛紛籍籍之論得以折衷盖一代之盛典不可無傳也謹為序曰經籍待治世而後興

議論待聖王而後定何也至治之世以兵則寢以刑則措人至無為優游巖廊思所以尊廣道藝化民成俗則必旁求儒雅闡廸大猷使申韓楊墨屏不得肆此經籍所繇興也雖然習非勝是古今未免黨同伐異儒者通患故五鹿騁其辯而折角劉歆犯衆怒而移書殊聞異見矜愚護短其來尚矣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必賴聖王而清亂折衷焉此議論所繇定也維漢承暴秦絶學之餘褒顯儒術置五經博士學者雖曰承師亦别名家中

宗宣皇帝當華夷之綏靖憫衆說之紛紜爰即石渠大
輯諸儒之奏五經異旨剖判無遺聖道之復明繄中宗
是賴自時厥後異端間作議減章句則有中元之詔共
正經義則有永平之奏逮章帝紹休繼烈人富憲平內
則儒館獻歌外則戎亭虛候石渠故事固宜復行於斯
時也黼扆天臨簪弁星拱旁搜遠覽博問而約取之明
昔人所未明析是非之不一方之甘露抑同符而增光
焉及其成說昭著聯為大編既已上諸蘭臺藏諸東觀

而副墨之子洛誦之孫又且流布於四方萬里之遠家藏此書人究此義庶幾道德明而風俗一見聞慱而心術正豈曰小補之哉先是蜀人楊終首發其端帝命班固撰集其事又命史臣著為通義精微奥賾粲然畢陳後之人欲究聖經之旨者當自兹始按白虎北宮之觀闕也在西都嘗以名殿杜欽谷永皆於此對六經之問兩都相望襲其名而不廢豈非漢家右文之地歟敢具列之冠於篇首用告觀者謹序

代交趾進馴象表

臣某言賜履南交預藩臣之下列効牽靈囿備法駕之前驅仰陛下之深嚴控丹衷之悃愊臣某誠惶誠懼頓首臣聞犀來徼外表章帝之重熈雉貢越裳慕成王之極治矧際明昌之運尤勤就望之誠伏念臣僻守龍編密瞻銅柱承隴西之舊族居仰華風處黎氏之故都久陶聖化方庶類遂由儀之理雖封獸有式訛之心美既産於梁山養宜歸於皐澤形惟詭特拜則周章昔象因

齒以焚身今獲逢辰而効伎名應周郊之五路克協馭
儀耳聞舜樂之八音能參率舞虔致百尋之闕寧辭萬
里之塗邁有唐林邑之來陋大漢九真之獻恭惟皇帝
陛下恩深柔遠仁極包荒知臣世奉聖朝罔愆恭順嘉
臣力綏裔土每厚寵章超加異姓之王用闡同文之教
今則天無風烈吕有雲干遠若占城尚欲駿奔於禋禮
微如蒲氏亦將請覲於宸庭豈伊並塞之小邦反緩修
方之常度夙宵自省震悸靡寧臣是敢祗遣陪臣往干

屬國少致貢獒之義顧回却馬之謙靡憚犇馳辛揞鳶飛之跕跕無煩教擾俾陪歡樂之般般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其馴象謹隨表上進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漢紫壇頌

漢元鼎五年世宗武皇帝在位二十八年矣德洽黎庶汋濇曼羡曠典墜章交舉並施躬祀泰壇獨未皇議先是亳人謬忌獻言五帝者泰一之佐也今五時在雍天

子盖親郊焉而泰一祠反闕然未備甚非所以尊崇貴神之意惟陛下圖之有詔太祝置其祠長安之東南郊至是又命祠官寛舒等立泰畤於甘泉崇壇三陔五帝環居其下郊法紫垣之象故曰紫壇是歳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昒爽天子躬親望拜如雍郊禮其表尚黄其玉用瑄精意竭也列火滿壇嘉牲在俎薦享備也美光夜見黄氣晝屬靈休萃也惟帝揭虔妥靈既如此惟神産祥降蝦又如此宜有頌聲鋪張揚厲稽諸班史十九

章之詩不過曰爰熙紫雲而已其辭畧而未詳志不過曰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而已其辭質而無歸美之義既詳且美其惟頌乎遂作頌曰

在漢六世聖皇纂成躋俗仁壽事天肅欽雍時儀舉汾脽禮行維是泰一天之貴神仰視紫垣粲然色明祀或未備予其肇禋來汝祠官是經是營言築之壇於彼明庭相方裁基不日而成其壇伊何蠲潔崚嶒三陔既立八觚以分承神綉張照幄珠熉觀瞻有煒緼豫為分五

帝環侍隨方色叀仲冬朔旦元祀是稱雨師風伯泛洒清塵天仗徐步行宮聿臨旗旄綷縩車騎紛紜衆樂砰磕烈火晶熒乃奠瑄玉致陽之精乃奉犢牛達意之誠百辟顯相諸侯駿奔朝日夕月以次而升羣神餕食咸秩無文風馬雲車儻兮顧歆黃氣晝屬美光夜騰佑福兆祥簡簡繩繩泰元神筴新而又新俾我天子萬年是膺師兵不試年穀屢登神人具依匪聖疇能念昔高祖開基薦馨爰講上儀北疇以興施及孝文不懈益勤壇

埸珪幣諸闕畢增侯今之制祖宗是遵斂時五福錫之
庶民敢述聖德播揚頌聲

繡衣鹵簿記

臣仰惟藝祖皇帝以上聖之資受天眷命用肇造我區
夏不讋者威賓服者懷武功既成文治斯廣郊禋正會
朝寢威盛容以次畢行惟是承五季搶攘之後鹵簿雖
設踳駮為甚易而新之茲惟其時於是制詔臣質臣昭
等正其繆盭參定典式已而禮儀使臣穀奏言金吾諸

衛將軍暨押仗導駕等官服皆以紫於禮未稱請按開元禮咸用綉袍至若執仗之士舊服五色畫衣先後靡倫無所準式請以黒為先而青赤黄白以次分列用協五行相生之序逮有司以儀注來上帝御便殿陳而閲之凡馬步儀仗總萬有一千二百二十有二人悉以綜絲施綉文代彩畫之服揚輝絢采丕釐舊弊亹亹三代兩漢之盛矣稽諸會要始造於乾徳之四年而告備於開寶之三年越明年謁欵圜丘實始用之想夫穮猶前

驅五輅增副里以鼓記南以車指鷄翹豹尾夭矯婀娜公卿執事前導後陪細仗大角壯其容幰蓋繖扇備其飾耄老幼稚族觀聚嘆向也目熟乎刀兵今乃窺文物旂常之美向也耳厭乎金鼓今乃聞錫鸞和鈴之音皇哉治世之鉅典華夏之偉觀也臣愚不肖靡所知識然竊讀三朝寶訓而知藝祖恭儉之徳出於天資衣用澣濯器御質素齊官無三服之獻織室罷纂組之工顧於羽衞乃顯設藩飾如此得無意乎葢躬節儉者帝王

之盛德也備羽儀者國家之上儀也在漢孝文殿設書
囊之帷身以敦朴為先及其詔令則曰鸞旂在前屬車
在後儀物明盛猶可想於千載之下然則聖人所以奉
巳與夫華國者固自殊轍也耶臣是以知藝祖之意有
在也列聖繼承制作益詳曰大駕曰法駕曰鸞駕曰黄
麾仗或施之躬郊或用之封祀或設之朝覲其多寡有
差其先後有序揆厥所元皆自綉衣啟之貽謀垂裕永
永無極肆皇帝陛下聰明文武紹復祖宗之大業偃戢

干戈蒐講縟儀典章制度粲然畢舉迺紹興十有三年築壇南郊恭祀天地鹵簿之制實纂乾德至於歲用癸亥則視建隆初郊之歲若合符節㬊觀簡冊未之攸聞葢莫為於前無以彰異時創業之功莫繼於後無以見今日中興之治是不可以不特書也臣既稽首拜手紀其事謹待制旨而勒之石臣謹記

漢廟碣銘

惟天錫瑞於人君惟君歸功於祖廟此盛德事也若昔

帝王有行之者其惟漢顯宗乎按永平六年二月寶鼎出王雒山廬江太守獻於朝夏四月甲子詔書畧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太常其以礿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嗚呼此殆歸功祖廟之意也竊惟顯宗明皇帝丕承聖緒兢兢業業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揚世廟正雅樂人神之和既已允洽川珍岳貢宜為時出顧乃謙遜弗居非盛德而何當是時才如班固知賦寶鼎之詩詫於一時而不知勒為銘

章紀盛德而詒萬世也回視盤量之作得無恧歟敢因
闕文為之銘曰
赫赫炎圖世隆孝道號登永平績光文考德應於下瑞
來自天有崇彼山寶鼎出焉守臣稽首奉章以獻金景
紛緼龍文炳煥宜舉壽觴侈兹殊祥宜命大予被之樂
章帝曰不然政化多僻天休來萃匪予之力兹汝奉常
初祭惟時往薦清廟無窮是貽奉常率職以備用器三
趾鬴亨纘禹之制鷄彝象尊我其共陳王鎮大寶我其

並珍昔來自山皇德實致縉綎旄倪注目欽視今藏在
廟皇心孝思神祇祖考咸安樂之天以祥畀帝以謙荅
茲盛德事實為希濶往者孝武嵒來汾陰雖祀宗禰卒
藏明庭在後郊東㪚式斯辨王命尸臣胡甯薦見猗與
茲瑞有掩前規勒以銘章式配周嵒

文忠集卷九十三